

黄土情深乃谦心

——读曹乃谦小说《换梅》有感

张选

捧读曹乃谦先生的长篇小说《换梅》，质朴厚重的文字缓缓在眼前铺展开来。全书不见雕琢炫技的辞藻，没有刻意煽情的叙事，一字一句都裹挟着陕北黄土地独有的粗粝与温润，藏着一代人饱经风霜的烟火沧桑。小说以先生的养母换梅为原型，将动荡岁月里一个平凡女子跌宕传奇的命运娓娓道来。越是沉下心细细品读，越能够读懂文字背后滚烫的人心、超越血缘的深沉亲情，读懂黄土之上寻常百姓骨子里生生不息的坚韧、善良与仗义。掩卷长思，书中的人物久久萦绕心头，三十多年前我与乃谦兄在新荣区东胜庄乡朝夕共事的一幕幕往事，鲜活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人的一生，可以结交一位亦师亦友，以诚相待的兄长，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彼时的乃谦兄早已是声名在外的乡土作家，可他从来没有文人的矜傲。当年他的一言一行、品格追求，时至今日依旧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长久影响着我的立身行事之道。

1992年，山西省作协遴选全省第一批签约作家，全省仅十人入选，乃谦兄名列其中。按照当年的政策安排，签约作家需要下基层挂职锻炼三年，挂职地点由作家自主挑选。他毫不犹豫，主动选择了偏远的东胜庄乡。

我们在东胜庄乡朝夕相伴，一同吃乡机关食堂，同在一处大院办公。春日细雨绵绵，黄土被春雨浸润，散发出泥土独有的气息；盛夏烈日当头，黄土滚烫浪翻涌；深秋寒风掠过原野，枯黄的树叶随风飞舞；隆冬大雪漫天飞舞，四野苍茫寂静。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手头的工作妥善处置完毕，稍有空闲，乃谦兄便揣上一支竹笛，随身带着

一本磨得起毛、边角卷折的软皮笔记本，迈开脚步往各个村子走去，一走往住就是大半天。

进到村里，他从不以干部、作家自居，挨家入户串门，走进农户低矮的窑洞，大大方方盘腿坐在烧得温热的土炕之上，和庄稼人面对面唠家常。老乡随口讲出的一句地道乡言俗语、一段尘封已久的旧事、一桩家长里短的悲欢，他都认真真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很多时候，夜幕笼罩山野，他才踏着沉沉夜色从村庄往乡里赶，裤脚沾满泥土，满身风尘。可是只要翻开那个随身的笔记本，谈起当天听到的故事、新结识的乡亲，他的眼睛瞬间发亮，一整天奔波的疲惫一扫而空。

他待人从来一腔赤诚，拿出一颗真心对待每一位乡亲。时间久了，十里八乡的乡亲打心底信任他，愿意把藏在心间、很少对外人说起的心里话，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正是靠着日复一日扎根泥土、扎根群众当中的坚持，他积攒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滋养出独树一帜、别人无法复刻的文字风格。

1998年1月，乃谦兄特意将他的小说集《佛的孤独》赠予我，扉页的留言一笔一画，笔墨雄厚，寥寥数行文字，饱含着老兄对我这个小弟真挚的期许与勉励。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真正叩开文学阅读的大门，慢慢懂得文字背后藏着珍贵的人格力量。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不管后来我辗转到哪一个岗位，承担什么样的工作，乃谦兄当年的言传身教始终牢牢刻在我的心底；做人务必要真诚守信，干事一定要脚踏实地，万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浮在表面。这份无形的

精神力量，数十年来一直不断勉励我自省自警，鞭策我沉下身子，扎根一线实干笃行，并收获了一些成长进步。

读完《换梅》，我才完整读懂了埋藏在乃谦兄心底最深的羁绊，读懂了滋养他一生的精神源头。换梅，是他的养母，一位命运传奇、敢爱敢恨，带着陕北女子独有侠义风骨的平凡女性。1949年乃谦兄出生之时，换梅仅仅是他家的邻居。换梅没有自己的孩子，丈夫在大同一带打游击。自打曹乃谦降生，换梅常常跑到隔壁院子，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小小的婴孩，发自内心疼爱他。两家人来往十分密切，有时候她干脆把襁褓中的孩子带回自己家中照料，第二天再送回去。日复一日，这份疼爱越积越深，直至有一天，她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孩子，她不还了，并为此做了周全的准备。她寻来一条被单改造成吊床，牢牢拴在驴肚子下面，把只有七个月大的小乃谦轻轻安置在吊床之中；军用水壶里灌满米汤，揣上白面馍馍当干粮，手里攥一把铁钎，防备路上遇到野兽、歹人。就这样赶路两天一夜，一路风餐露宿，历尽万般艰难走到大同。又苦苦寻找了两个多月，才终于和丈夫团聚。这不是作家凭空虚构的传奇桥段，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也是长篇小说《换梅》极具震撼力的开篇。

母子二人相伴数十载，感情早已胜过血缘至亲。换梅步入晚年的时候，恰好正是乃谦兄创作势头最好、作品井喷的黄金时期。一边是自己心心念念、耕耘多年的文学事业，一边是年事已高、需要日夜照料的老母亲。他毅然作出抉择：停下手中的笔，暂时放下写作，全心全意守在母亲身边，朝夕侍奉，直至

2002年老人安然离世。这份抉择，足以令人为之动容。

文学评论家付如初曾经讲过，曹乃谦身上有一种深沉的“母亲崇拜”。面对这样一位敢爱敢恨、带着点乡野仗义、无私无畏的母亲，乃谦兄敬爱她、心疼她、理解她，到最后，把满腔深情化作笔墨，认认真真书写她。书写母亲，慢慢变成了他一份沉甸甸的文学使命。

读完这部厚重的小说，我终于更深一层读懂乃谦兄文学创作的根脉来自哪里。乃谦兄一生扎根雁北这片土地，带着浓浓莜面气息、原汁原味的雁北方言，成了他独树一帜、别人模仿不来的文字标识。乃谦兄用自己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印证了一个朴素却无比深刻的道理：文学从来不是书斋里面凭空生发的空想，广袤厚重的大地，才是创作生生不息的源泉。当年在东胜庄乡，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自己写作的心得：写作者要用真实的情节、真实的细节、真实饱满的情感，先打动自己，才能够打动别人；搞创作就要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不要追风口，不要凑热闹；多写自己最熟悉的故土、最熟悉的乡亲。依我看来，乃谦兄的作品能够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最根本的缘由，是发自心底的热爱。他深深爱着这片生养他的雁北土地，爱着土地上勤恳善良的老百姓。他曾经讲过，他希望千百年之后，后人能够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曾经怎样生活，怎样爱恨，怎样坚守。发自心底的热爱，拥有最强大的力量，能够催生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拥有直抵人心的温度。乃谦兄怀着一颗赤诚仁爱的心，写下满含温情的作品，自然能够赢得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

村口那棵老树

袁秀兰

村口有棵老树，没人说得清它的年龄。

村里最年长的张大爷，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牙齿早已掉光，瘪瘪的嘴巴说起话总有些漏风。可每当提起村口这棵老树，他浑浊的眼眸就会闪过一抹光亮：“我小时候，它已是这般高大粗壮了。”

老树确实粗壮，五六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它环抱一周。树皮皴裂，沟壑纵横，似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道纹路里，藏着经年的风沙和岁月的沧桑。几根遒劲粗壮的枝干斜斜向四方伸展，在半空中轻轻拐个弯，又带着一股倔强，奋力地向上生长。

春日，老树抽出鲜嫩的芽苞，鹅黄点缀嫩绿，像刚出窝的小鸟，透着勃勃生机。老奶奶们搬来小板凳围坐树下，边择菜边唠家常。谁家的媳妇外出打工了，谁家的女儿远嫁他乡了，家长里短，娓娓道来。老树静默伫立，不言不语，只在风中轻轻摇曳枝叶，似是低声自语，又似在温柔抚慰着谁。

夏天，老树撑开浓密的枝叶，铺开一大片清凉绿荫，宛如一把伫立百年的巨伞，为村庄遮挡着炎炎烈日。老爷爷们摇着蒲扇，捋着长须，在树下对弈闲谈；孩童们绕着树干追逐嬉戏，扑蝴蝶，捉迷藏，乐此不疲。树上的知了不住声地鸣叫，扰得人心烦，可要是真听不见它们叫了，又会觉得空落落的，缺了几分夏日意趣。

秋天，老树的叶片渐渐染上金黄。阳光洒落枝头，整棵老树仿若缀满万千金箔，熠熠生辉。秋风掠过，黄叶簌簌飘落，像一群灵动顽皮的蝴蝶，在空中翩跹起舞，缓缓落向地面。很快，树下便铺起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行人路过，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那是自然最质朴的乐章。孩子们奔跑穿梭在落叶堆中，清脆的笑声惊起几片黄叶，晃悠悠悠落在肩头衣角。村前河面也漂着零落的黄叶，顺着流水缓缓远去。澄澈的蓝天倒映在水中，衬得那些

叶子愈发金黄耀眼。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与满地黄叶相融相依，落叶静静贴伏大地，宛如大地执笔写就的一封绵长家书，静静等候夜色品读。

冬天，老树繁叶落尽，光秃秃的枝干向着苍茫天空舒展，疏朗枝丫勾勒出淡雅轮廓，宛若一幅简约写意的水墨画。雪花纷飞飘落，为每根枝条镶上银边，素净雅致。这时候很少有人来了，老树静立村口，安然守候，静待春风归来，静待乡人闲坐，静待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再次挂满枝头。

这棵老树，见证了村庄太多离别与重逢。村西的王大妈，日日伫立这棵树下，终于等到了当兵的儿子戴着光荣花归来。村东的李爷爷，也常倚着树干凝望小路，盼着出嫁的女儿回乡探亲。就连村里的小狗，也常围着这棵树打转，摇着尾巴，等它的小伙伴前来嬉戏相伴。

老树静默伫立，看遍村里人间烟火、世事变迁。看着扎着羊角辫的懵懂丫头，熬成白发苍苍的老妪；看着调皮捣蛋的“泥猴儿”，长成脊背佝偻的老者。看着一个又一个乡人背着行囊离开，奔赴远方谋生追梦；又看着他们风尘仆仆归来，奔向故土怀抱。

前些年，老树的根部悄然冒出嫩绿小苗，鲜嫩娇小，依偎在老树粗糙的树干旁，如同孙儿依偎在爷爷怀中，生生不息，延续着岁月的温情。

夕阳西下，将老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进村落深处。晚风拂过树干，枝叶翻涌，发出“呼呼”的轻响。

我恍然明白，这棵村口的老树，早已不只是一棵树。它是深埋心底的乡愁，是拴住在游子心里的那根牵挂之绳。无论走出多远，只要老树依旧伫立村口，这片故土就永远是心灵归宿、温暖家园。只要望见这棵老树，漂泊的旅人就知道，自己终于回来了。

老树静默无言。它只是静静伫立村口，岁岁守候，守着村庄，守着烟火，守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故土乡愁。

一碗荞麦面里的人生滋味

茆丽燕

朋友捎来一袋新鲜荞面，便盘算着做一碗地道的荞面饸饹解解馋。在手机上查找荞面饸饹的家常做法，说法五花八门：有说温水和面加盐的，有嘱咐要加碱面的，还有人建议面里倒点素油或者打颗鸡蛋，真是“公有公法，婆有婆法”。

第一次尝试，只在荞面里加了一勺盐，用冷水和面。把面穗胡乱地揉在一起，盖上盖子醒了几分钟就架起了饸饹床子。压出来的面，刚成型就断成一截一截，全然没有面条的模样。

第二次，和面时加了鸡蛋又加了盐，结果一个不小心，水倒多了，面软塌塌没有筋骨，下锅一煮，全都黏连成坨，搅都搅不开，好好的荞面又糟蹋了不少。爱人笑着打趣：“再试最后一次，要是还不成，就把荞面送给会做的人吧。”

在办公室和同事闲聊，说起荞面的做法。厨艺精湛的老同事听完我做荞面饸饹“一波三折”的经历后笑着指点诀窍：“荞面筋性差，切记要荞面、白面各占一半，用不烫手的温水和面。面团一定要和得偏硬，软了就容易断、容易黏；和好的面先醒发片刻，再反复揉，揉的时候少量多次蘸水，多揉一会儿，压出来的面条才筋道。”

得了高人指点，我沉下心开始第三次尝试。按比例兑好两种面粉，温水缓

缓倒入，一点点揉成紧实的硬面团，盖上盆布醒发。醒后面团微微松弛，我把面团放在案板上，掌心发力反复揉搓，揉时觉着面团发硬发紧，就蘸少许清水继续按压、揉捏，揉得手臂发酸也没停下。原本粗糙松散的面团，渐渐变得光滑柔韧，攥在手里紧实又有弹性。

另一边，喷香的羊肉土豆卤子早已飘出令人垂涎的香气。我架好饸饹床子，将揉好的面团放进去，轻轻用力向下按压，细长筋道的荞面顺着床底的小孔缓缓挤出，一缕缕垂落下来，朝着沸腾的水中游去。

锅里的沸水翻滚，面条下锅后轻轻翻腾，五六分钟的时间，便煮得通透爽滑。筷子一伸、一挑，荞面饸饹被捞起来了，根根分明，又细又长。盘入碗中，浇上滚烫的羊肉卤子，一碗色鲜味美、筋道爽口的荞面饸饹，终于端上餐桌。

端着这碗得之不易的荞面饸饹，心中生出万千感慨。人生何尝不似这碗荞面？没有与生俱来的顺遂如意，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那些看似简单的美好，都藏着反复打磨的坚持。人总要历经生活的反复揉搓、时光的重重淬炼，才能渐渐褪去浮躁，变得坚韧从容，拥有直面困境、一往无前的勇气，任凭世事艰难，也能稳稳立足，活出属于自己的通透与坚韧。

秋风来信 (外二首)

魏国军

秋风掠过山梁
捎来第一封秋日信笺
燥热慢慢退去
空气里多了一丝微凉
树叶还不愿仓促告别枝头
只是悄悄染上一层浅浅的黄
风掠过的时候才轻轻摇晃
把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
细说慢讲

暮色秋声

晚霞蘸着温柔
晕染远处的山冈
归鸟掠过天际
留下几声清响
晚风穿过街巷
携着草木清冽的香
季节翻过一页，告别热烈的过往
不必惋惜盛夏远去的风光
秋自有它沉静、从容的气场

秋念

秋意悄然铺展
万物褪去浮华
露出本真的模样
那些走过的路和藏在心底的念想
都在微凉的风里
慢慢变得清朗
我们迎着秋风向前眺望
于落叶与晴空之间，慢慢读懂
这一场缓缓而来的秋
也是岁月赠予人间的温柔篇章



跌宕奔流

裴振喜摄

云冈瓷厂：峥嵘岁月竞风流

高旭东

说起位于大同市西郊的云冈瓷厂，老大同人都引以为傲。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家地方国企是山西省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基地，产品走俏大江南北、跨出国门，成为当时大同轻工业的标杆企业之一。

工业强将快速建厂创奇迹

云冈瓷厂的建成投产来之不易，关键是有位敢闯新路、苦干实干的好厂长高玉文。在他的牵头下曾快速建成大同市工农化肥厂，并被化工部评为全国小氮肥红旗单位。1982年，高玉文接手云冈瓷厂筹建工作时，面临的是一个几上几下、停停建建、已投入数百万元仍未完工的“半截子工程”。面对压缩基建投资工程面临下马的危机，他多次向省市有关部门陈述理由，并立下“保证项目如期建成，否则就地免职当工人”的军令状，最终保住了工程。他上下奔波，将原设计生产日用瓷改为年产18万件卫生瓷，市计委批复投资由400万元追加到700万元，1983年8月又被列入全市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项目建设“大盘”。原设计工艺需变更，他带队到唐山瓷厂拜师学艺，复制图纸。在14个月的有效工期中，他吃住在工地，和工程建设者滚战在一起，确保了全厂土建及设备安装工程相继竣工，1985年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随产随销，创造了奇迹。1986年，该厂正式建成投产，当年生产卫生瓷14万件，

创利税46万元。在他手里，基建、技改速度快，投资少，创出了我省基本建设责任制的经验，他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建厂专家”。

狠抓技改让企业“强筋壮骨”

随着卫生洁具市场需求急剧增加，1987年，该厂开始实施总投资500万元的第二期技改工程，1988年11月底投入生产。经过此次技改，共增加建筑面积7640平方米，增加设备65台（套），在国内同行业中首家采用了热煤气无匣烧成新工艺，大大降低了烧成成本，减轻了环境污染，并增加了隧道窑的余热利用，使模型烘干条件和成型室温得到了保证，减少了锅炉设备投资；采用了立式浇注微压成型新工艺，日产量大幅度提升；采用了原料湿法生产，改善了劳动环境，消除了粉尘污染。1988年，全厂完成工业总产值533万元，实现利润64.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7.92%和24.18%。

1988年底至1991年底，该厂实行了“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成”的首轮承包经营责任制。1989年，面对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困难，全厂发挥第二期技改工

程优势，从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入手，产品增加到28种，产品每件成本下降1.8%，可比成本下降9.94%，成为国内同行业中标件成本最低、可比成本唯一下降的企业，产品价格始终比全国同类产品低5%—7%，全年全厂内部消化增支减利因素100万元，创工业总产值644万元；实现利税301.6万元，比上年增长41%；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57天，比上年加速了42天。同年，该厂荣获轻工业部颁发的企业技术进步“金龙腾飞奖”，高玉文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同年10月6日，市轻工业局作出向高玉文同志学习的决定，全系统掀起“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为加快全市消费品工业发展再作贡献”的热潮。高玉文筹近谋远，该厂又投资350万元实施了第三期技改工程，增加设备78台，建成立式浇注生产线33条，于1991年3月投入生产，年生产能力提升到56万件，比原设计提高2.1倍。在3年的承包期内，固定资产原值达1709.98万元，比承包前的1987年增长96.16%；累计创工业总产值3519.38万元，为承包指标的167.59%；累计实现利税1083.03万元，其中累计实现利润468.91万元、上缴利润126.47

万元，分别为承包指标的136.71%和173.25%。1990年，“云瓷”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全厂占地14.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职工人数增加到66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3人；拥有生产设备329台（套），产品种类增加到洗面器、坐便器、水槽、水箱、化验池等8大类61种，形成了中档为主、高低档配套的产品格局。

一流产品铸就亮丽品牌

“云瓷”建成投产之后，陆续推行了9项现代化管理方法，确保产品质量过硬，不断推陈出新。节水型坐便器水箱用水量由13升降为7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7年获评山西省优秀新产品。“云中”牌卫生洁具获1988年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第一名，并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1989年，该厂获轻工业部质量管理奖；1990年，“永胜”牌319洗面器摘取全国首届轻工业博览会金奖。一流产品铸就了亮丽品牌，使“云冈瓷”闻名遐迩。1991年，该厂产量达44万件，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居省内之冠，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远销俄罗斯、日本、法国、肯尼亚等

国家和港澳地区。1992年高玉文调离云冈瓷厂，先后任大同市经委、计委主任，又执掌了汾酒集团帅印。1992年，该厂产量达57万件，创工业总产值1500.22万元，销售收入1042.33万元，实现利税308.41万元，实现利润127.38万元，均比上年大幅度增长。

1993年，该厂10项主要技术指标在全省同行业中均居首位，单位成本和烧成煤耗在全国61家重点卫生陶瓷企业中处于最优水平，实现利税487万元，实现利润177万元，被省计委表彰为“质量效益型企业”。

蹚出国资盘活新路径

1997年6月，云冈瓷厂作为全省60户公司制改革试点之一，改制为山西大同云冈陶瓷(集团)有限公司。随着企业的发展，实施了以引进澳大利亚65米

宽断面快速烧成隧道窑、意大利干燥器和成型立式浇注提升级为主的技术改造。

1999年，云瓷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陷入停产困境。2001年4月，经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列入破产计划。

2002年7月，属大同市首家的原云瓷公司破产财产公开拍卖，吕梁民营企业周开元以1450万元的价格竞买，拍卖所得除支付拍卖佣金和破产清算费用后用于安置原企业职工。引入民营资本新组建的云冈瑞斯利陶瓷有限公司先后投入830万元用于技术改造，生产出高中低档45个品种的产品，优品品率达78%，产品热销国内外市场。尽管后来“瑞斯利”因市场变化、效益下滑而停产，但演绎了民营经济盘活原国企资产的一段佳话。

峥嵘岁月，踏石留印。虽然“云瓷”已成过往，但当年云瓷人的奋斗拼搏精神永不褪色，他们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铭记！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